

遺民二代的認同與記憶： 以楊賓遠游寧古塔為考察中心*

蔡 珮 吟**

提 要

明末清初的遺民楊越因政治案放逐寧古塔，而其子楊賓在易代之際如何觀看楊越的遺民身份，又是何視角回望前朝。從楊賓對於寧古塔的相關書寫我們發現，其探親之途的險峻讓楊賓得以踏足楊越當年流放遷徙之跡，沿路的歷史遺跡則召喚楊賓的思明情懷，遭受時間挑戰的二代情懷由此展露。此外，楊賓藉

本文 110.09.07 收稿，112.02.16 審查通過。

* 本文原為曹淑娟教授「晚明文學專題」課堂報告，曾宣讀於「臺大中文系第 53 期《中國文學研究》暨第 43 屆論文發表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21 年 11 月 5 日）。本文寫作過程承蒙曹淑娟先生的啟發與指導，以及討論人游勝輝先生、編委會和諸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四年級。

DOI:10.29419/SICL.202302_(55).0005。

由詩作及傳、記重構楊越的相關記憶，其中可見楊賓藉此建構父親遺民身份，同時展現仕清者叔父的照護與影響，體現遺民二代多元特殊的認同來源。

關鍵詞：寧古塔、楊賓、楊越、遺民二代

Self-identification and Memories of a

Loyalist's Son:

A study of Yang Bin's Journey to Ningguta

Tsai Pei-yi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writings of Yang Bin (楊賓, 1650-1720), Ming loyalist Yang Yue's (楊越, 1622-1691) son, and focuses on his self-identification a "son of loyalists"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 will highlight how Yang Bin was influenced by his father, and how Ming loyalists liv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saw the previous dynasty. I will focus on Yang Bin's poems and prose, which depict a long journey from China's central plains to its northeast. These writings shows not only that Yang Bin embarked upon this road in order to visit his parents in Ningguta (寧古塔), but also that the path he took was similar to the one his father traveled along when went into exile years earlier. In those writings, ancient relics on the road revive memories of the fallen former dynasty, reflecting nostalgia for the past dynasty and showing proximity between Yang Bin's inner world and those of his father, a surviving Ming loyalist.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dditionally, Yang Bin constructed the memories of his father, Yang Yue, through poems, biographies, and prose; these literary works convey an image of his father as a Ming loyalist. Moreover, Yang Bin's uncle, who held office in the Qing court, provided care and exercised influences on his nephew's identification. All in all, I argue that Yang Bin sought self-identification, while being influenced by both his father and his uncle.

Keywords: Ningguta, Yang Bin, Yang Yue, loyalist

遺民二代的認同與記憶： 以楊賓遠游寧古塔為考察中心

蔡 珮 吟

一、前言

西元 1644 年，李自成陷京師，思宗自縊於煤山。同年清兵入山海關，入主北京。明王朝的士人面對天崩地裂的亡國之際，紛紛作出不同的生／死抉擇。¹ 一部份的人選擇存活下來，或隱居不言，或為瀕臨毀滅的明朝力挽狂瀾，是為遺民。然而再濃厚的遺民情懷也無法抵抗時間帶來的癒合與遺忘，² 遺民的印記在二代身上逐漸淡去。對於遺民二代來說，在對明朝未有強烈認同的年紀便面臨易代，同時又受家學的忠國意識影響，他們如何在自我認知與家學之間自處，如何看待亡國明朝，是相較於上一代更為複雜的問題。例如沉水殉國的祁彪佳

¹ 關於明清之際士人的生死抉擇請參見趙園：〈易代之際士人經驗反省〉，收入《明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3-85。曹淑娟：〈從自敘傳文看明代士人的生死書寫〉，收入《古典文學》第 15 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年 9 月），頁 205-243。

² 趙園指出時間對遺民的高度影響與焦慮感，而這種遺民有限的時間觀也體現在遺民不世襲的情形中。見氏著：〈時間中的遺民現象〉，收入《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作為一種現象的遺民》（桃園：昌明文化，2017 年），頁 113-141。

(1603-1645)之子祁班孫(1632-1673)明亡時年僅十二，³ 亡國之痛、易代之悲也許仍較為模糊，更多的是父親殉國後的悲痛及家庭為之動盪的現實。曹淑娟指出遺民之子祁班孫以寓山為抗清據點，直到通海案被迫遠放寧古塔，北遣之行讓江南與塞北儼然形成兩個政權的隱喻空間。⁴ 而南北的地域差異與政權隱喻亦可於楊賓遠走東北之途窺見。

楊賓(1650-1720)，字可詩，號耕父，別號大瓢山人。其父親為楊越(1622-1691)，⁵ 一位因通海案⁶ 遠放寧古塔的遺民。⁷ 在楊賓的生命圖像中，父親堅

³ 清·祁班孫(1632-1673)，字奕喜。祁彪佳之子，順治十八年涉入通海案，並於隔年被發配寧古塔。後逃離東北，為躲避清廷追緝而落髮為僧，最終於康熙十二年去世。生平參見楊家駱主編：《楊校標點本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501，頁13852。

⁴ 文中提及祁班孫所建構的晚明歷史記憶是「昔日少年班孫陌生的時事，是成長後的班孫抗拒接受的歷史，卻也是今日中年班孫不能面對的現實」，對於亡明一事，祁班孫的意識變化，相應著他年紀的增長，發展成一個屬於自己、看待晚明與自己身份的價值觀。參見曹淑娟：〈從寓山到寧古塔——祁班孫的空間體認與遺民心事〉，《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國家圖書館，2009年10月)，頁31-74。

⁵ 楊越生平請參考〈楊越傳〉，收入楊家駱主編：《楊校標點本清史稿》，卷499，頁13800。

⁶ 通海案發生於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該年鄭成功自浙閩沿海起兵，張煌言則率兵與鄭成功裡應外合，原以為復明有望但最終仍以失敗告終。而魏耕藏於寓山之中力圖抗清，並與錢纘曾(?-1662)、祁理孫(1627-1687)、祁班孫、朱彝尊(1629-1709)等人結為組織並不縝密的復明集團，而魏耕亦曾與鄭成功、張煌言的海上勢力聯絡，因而在清廷壓制此股勢力後便大肆清算與追緝，後在孔元章的告密之下魏耕暴露，更連累寓山中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在清廷興通海大獄濫殺無辜下，魏耕、錢纘曾等人被殺於杭州，祁班孫、李兼汝、楊越等百餘人則被遠遣寧古塔。詳見李洵、薛虹主編：《清代全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卷，頁152-160；並可參考何齡修：〈關於魏耕通海案的幾個問題〉，《文史哲》第2期(1993年2月)，頁31-41。

⁷ 清初有一群被清廷流放東北寧古塔的流人群體，關於清初東北流人已有許多前行研究。請參見謝國楨：《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年)；李興盛：《東北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王學玲：〈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之「絕域」紀遊〉，《漢學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255-288；王學玲：〈從鼎革際遇重探：清出遣戍東北文士的出處認同〉，《淡江中

毅的遺民形象一直是重要的參考角色。⁸ 觀察楊賓的傳記，其中五篇篇幅較長的楊賓傳中，⁹ 大多標示兩個事件，一為他年十三，父親楊越涉通海案並為營救魏雪竇（1614-1662）下獄，因而通坐逆黨被遣戍寧古塔之事。另一則是他四十歲時遠赴寧古塔探親一事，似乎皆透露父親遺民的命運深刻影響著楊賓。在楊賓的個案中，可以細緻地觀察遺民二代經時間遞移呈現的複雜性，藉由朝向父親流放地寧古塔的漫漫路途中，他得以回望從未經歷的大明王朝。楊賓留下的作品相當豐富，體現出他多樣的面貌與交友，包括《晞髮堂詩集》八卷、《晞髮堂文集》八卷集結他一生的詩文作品，呈現生命不同時期的交遊與生活記憶。《柳邊紀略》四卷則以紀實筆墨留下他前往寧古塔探親時的東北風土民情，《大瓢偶

文學報》第 18 期（2008 年 6 月），頁 185-224。惟要注意流人群體被流放之案由各有不同，流人案由可分為兩類：一為受科場案而流放者，包括方拱乾、吳兆騫，暗隱著服膺於清廷的政治立場；另一則為因通海案被流放的政治犯，包括楊越、祁班孫、李兼汝，存在著較為鮮明遺民色彩。

⁸ 對於「遺民」身份界定學界已有諸多討論，本文以遺民的政治認同歸向為界定，延伸何冠彪對遺民的定義：「國亡而遺留下來的人民」，且「易代後不仕新朝的人」，更進一步指涉政治上明顯有忠明且拒仕者。見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頁 53-124。

⁹ 楊賓相關傳記見《楊賓集》，頁 473-475。本文所引所有楊賓作品皆使用柯玉春主編《楊賓集》，其整合楊賓現存的作品，包括《晞髮堂詩集》八卷、《晞髮堂文集》八卷、《柳邊紀略》四卷、《大瓢偶筆》八卷、《鐵函齋書跋》六卷、《楊大瓢日記》，並附錄其父楊越及楊賓傳記、楊賓年表及其友人贈予往來的詩文。因楊賓詩文大多未刊印，而諸家抄本散亂不一，而本書廣泛搜集諸家稿本、鈔本、批註刻本資料，並作總校匯注。此外，其詩集與散文也依照寫作時間編排，閱讀與引用時能參考對照。總言之，此版本對於本文主要徵引的《柳邊紀略》、《晞髮堂詩集》與《晞髮堂文集》皆有增補各個版本重複與遺漏之處，並因楊賓相關作品時代背景與作品本身所涉繁雜，該書校注詳盡，對於研究有許多幫助，故筆者選擇該版本作為主要引文依據。清·楊賓著，柯玉春主編：《楊賓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後簡稱《楊賓集》。

筆》八卷、¹⁰《鐵函齋書跋》六卷顯現楊賓對於書法、碑文的思想與審美，《楊大瓢日記》則讓後人更能貼近其本人的生活樣貌。

在日益興盛的東北研究中楊賓已有不少前行研究。對於他的研究大多集中於身世與作品風格的梳理，¹¹如孔德順關注楊賓的詩歌風格及其清初的詩人地位，¹²薛柏成則指出楊賓作品中的文化與歷史資料的補充價值。¹³除此之外，林慧英以楊賓為例深入討論遺民二代的自我認同與建構，亦指出其遺民意識與其父楊越有高度關聯，¹⁴豐富的研究都讓楊賓的樣貌更清晰地為後人認識。

本文欲延續林慧英關注的遺民之子身份，進一步扣合楊賓與父親楊越之間，遺民身份如何影響與傳遞後代，後代又以怎樣的觀點與視角回望前朝。趙園指出時間對遺民的高度影響及焦慮感，而遺民有限的時間觀也體現於遺民不世襲

¹⁰ 楊賓亦為一名優秀的書法家，他於《大瓢偶筆》中以筆記體記錄他對書法的審美思想，亦展現他對金石碑文的考證與關注，對清初碑學的了解亦有幫助。學界對此書亦已有諸多研究，相關資料可參考王忠濤：《楊賓《大瓢偶筆》研究》（吉林：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6年）。梁成：《楊賓《大瓢偶筆》與清初碑學關係》（江蘇：江蘇大學美術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¹¹ 李興盛：〈萬里冰霜絕塞行：楊越楊賓父子傳略〉，收入李興盛主編《流寓文化中黑龍江山水名勝與軼聞遺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366-371。

¹² 孔德順指出楊賓詩歌主要有三類型題材：包括反應遺民之子身份的出處抉擇、遠赴寧古塔的異域情調以及出身越地的懷鄉情懷。而詩歌中常以愁苦冷的意象描述萬物，其中亦透顯著真摯情感，並在記錄東北風土及其交遊情形之餘，留下清初更豐富的史料，並在清詩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參見孔德順：《楊賓詩歌研究》（浙江：浙江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¹³ 薛柏成關注〈葉赫行〉一詩如何反映葉赫興衰史，並可與現有關於外史料相互映照補充。薛柏成：〈清人楊賓〈葉赫行〉詩的史料價值〉，《滿族研究》第2期（2000年6月），頁40-43。

¹⁴ 林慧英關注楊賓遺民之子的身份，並指出他的自我認同來自遺民父親楊越的影響。亦關注楊賓在面對遺民與仕清的認同上，由其交遊詩篇及其遊幕的生存模式皆可見他如何在兩者間權變，體現遺民二代特殊的生存抉擇。見林慧英：《遺民之子的自我認同與建構——楊賓及其書寫探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頁3-5。

的情形中。¹⁵ 時間對遺民本有著淡化的影響，面對二十餘年的時間區隔，以及地理空間遙之千里的遺民父親，楊賓如何與父親之「遺」對話與作用，他觀看遺民的方式如何呈於詩文中，是本文關注的焦點。因而本文將由楊賓中原到東北旅途的詩文、寧古塔書寫，旁及他為重構父親相關記憶所作的詩、傳、記，從中窺見楊賓遺民之子身份認同的特殊性。

二、行走、遠遊與遺民心境

關於探親之路，楊賓的諸多詩作與《柳邊紀略》清晰地標註朝向東北的路線與標的，¹⁶ 尤其〈京師至寧古塔〉詳盡地搜羅所經之處，¹⁷ 仿若繪製了一幅文字地圖。值得關注的是他將起始點置於京師，並於開頭便點出「自京師至寧古塔，凡二千八百七十八里」，文章以京師展開路途之端似乎暗含寓意。此外，通篇以精細的距離丈量京師至寧古塔的距離，不但帶有紀實的可信度，更是向東北寧古塔拉出一條漫長的行徑道路，由京師到榆關、山海關，一路跨過大、小凌河，經過十三山與遼河的崎嶇，跨越威遠邊門，最終達至寧古塔。¹⁸ 似乎在此路途間，隱然蘊含父親流放的邊緣地帶與清廷政治中心之間的距離。

¹⁵ 趙園指出時間對遺民的高度影響與焦慮感，而這種遺民有限的時間觀也體現在遺民不世襲的情形中。趙園：〈時間中的遺民現象〉，收入《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作為一種現象的遺民》，頁 113-141。

¹⁶ 包括〈發燕山〉、〈豐潤縣逢高麗使者〉、〈望首陽山〉、〈次榆關〉、〈山海關〉等三十餘首，《晞髮堂詩集》，卷 5、6，《楊賓集》，頁 49-55。

¹⁷ 清·楊賓：〈京師至寧古塔〉，《柳邊紀略》，卷 2，《楊賓集》，頁 199-200。

¹⁸ 將楊賓前往寧古塔沿路相關詩作與〈京師至寧古塔〉一文對照可更精細的梳理其路徑，再與《柳邊紀略》的篇章相互參考（以下《柳邊紀略》中有作文的地點以*標記），擷取其專發為詩作的地點，並由京師自寧古塔依序列出如下：燕山、豐潤縣、首陽山、榆關、山海關*、歡喜嶺*（長城一帶，歡喜嶺又稱淒惶嶺，附近亦有姜女祠，皆作詩）、前衛、望海店、杏山*、小凌河、大凌河、十三山*、遼河*、老邊道、開原縣、威遠邊門、火燒嶺、孤山、衣兒門、混同江*、尼什哈站、納木窩稽*、拉發（〈京

楊賓寧古塔探親的相關書寫亦可置於明清之際萬里尋親的脈絡中觀察，¹⁹ 包括在楊賓友人贈序中不斷提及其孝思，²⁰ 且對於一路危厄與孤絕無援的書寫，都近於當時盛行的孝子故事。但除此之外，其書寫中藏有值得進一步爬梳的個人心境。這條漫漫長路上，楊賓以詩作與散文兩種文體呈現相同的路途與地點，可見這條省親之路對他有著非凡的意義，走著與當年父親相似的流放之路，是否也讓楊賓更貼近父親當年流放時的景況與心境？筆者將更進一步觀看這些作品，試圖重構其中隱含的寓意。

（一）死亡、絕望與淚水：由身體至心理的重合

楊越於康熙壬寅（1662）仲冬徙塞外，並於隔年仲春抵達寧古塔。²¹ 寧古塔一帶冬季長達五個月（11-3月），八月大雪、九月河凍、十月嚴寒導致地層龜裂，零下三十度的低溫難耐、積雪與凹凸崎嶇的路途，對行路人是相當艱困的

師至寧古塔）作拉筏）、退屯、色齊窩稽*、賀莫索落山、德林、沙闌*，最終達至寧古塔*。

¹⁹ 呂妙芬指出明清之際萬里尋親的孝子故事大量增加，並與當時孝的家庭倫理價值有密切關係，亦製造了大量的文字與圖像紀錄，對於當時社會產生一定的文化動員力量與教化效應。惟其考察孝子故事分佈於華北、華中、華南，並未旁及東北一帶，楊賓作為遠遊東北的例子亦帶有其特殊性。見呂妙芬：〈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2007年6月），頁359-406。

²⁰ 如黃中堅記到「初九死一生之中，以覲其親於萬里外。」可見楊賓當年省親之旅在外人眼中亦是萬里尋親的一環，而魏世倣作〈柳邊紀略序〉中提及「仁人孝子，竭其孺慕之誠。」王源則記到「天下之為父子者，至此蓋亦難矣。」皆圍繞於楊賓遠行之基在於作為人子的孝行。沈懋德則寫道「先生萬里省親，九死一生，卒能團聚骨肉，負骸歸葬，非純孝格天，何以能事！」更可見對於楊賓萬里省親的孝心稱頌。清·黃中堅：〈柳邊紀略序〉，《楊賓集》附錄，頁490-491。清·魏世倣：〈柳邊紀略跋〉，《楊賓集》附錄，頁491。清·王源〈柳邊紀略序〉，《楊賓集》附錄，頁490-491。清·沈懋德：〈柳邊紀略序〉，《楊賓集》附錄，頁491-492。

²¹ 參見清·楊賓：〈安城楊君墓誌銘〉，《楊賓集》附錄，頁462；清·余懋杞：〈楊安城傳〉，《楊賓集》附錄，頁464。

行徑環境。²² 遠赴東北探望的念頭很早便已萌芽，但因奉養祖母與生計讓他難以離開，直至康熙己巳年（1689）才得以啟程。楊賓三月由舊居吳門出發，秋季從京師啟程，一路前往寧古塔的時間橫跨秋季末至冬季。²³ 也因為所歷季節與楊越流放時的秋冬之際相近，楊賓得以更進一步貼近父親當時流放時的困厄。

觀察其詩作，可見他常以「隔」的動態形象與「關門」、「邊門」的物質隔絕，表現中原與東北的距離，藉此凸顯寧古塔「絕域」的偏遠。²⁴

縱復隔關山，凌風有羽翼。²⁵

誰道車書是一家，關門依舊隔中華。已看文字經重譯，更裂軍繻過五花。

26

庭闈萬里隔重關，省覲寧知慘客顏。²⁷

²² 王世選修，梅文昭纂：《寧安縣誌》，收錄於《秋笈餘韻（外十八種）》（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863-1870。

²³ 關於楊賓動念省親父母及動身時間，據劉肇基〈送可詩出塞省親序〉（頁477-478）中有言二人識於「己巳三月望後之四日」，並得知楊賓省親之行後作贈序。而唐甄〈奉送可詩誼兄出塞省親序〉（頁475）作於己巳年三月二十五日，大概可知該年三月前後已有此意。由〈發燕山〉（頁49-50）中「春明發故園，秋乃辭京國」楊賓大約春天離開居所蘇州吳門，秋季離開京師起身前往東北。由〈混同江〉（《柳邊紀略》，卷1，頁189）過混同江時為己巳十月二十一日，直至冬季抵達寧古塔。

²⁴ 王學玲點出「絕域」一詞與東北的連結，反映的是遺民文士的邊緣，亦存在著被外族統治甚至被驅逐的心理狀態，這是清初流人迥異於異代的心境，其中參雜著國家認同與族群的問題。王學玲：〈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之「絕域」紀遊〉，頁255-288。

²⁵ 清·楊賓：〈發燕山〉，《晞髮堂詩集》，卷5，《楊賓集》，頁49。

²⁶ 清·楊賓：〈出關〉，同前註，頁50

²⁷ 清·楊賓：〈別張豐村依贈原韻〉，同前註，頁49

從上述可見「隔」字呈現兩地間的山嶺阻絕、層層關門，甚至文化差異，如〈邊門〉所記「設邊門二十一座」詳盡的列舉一路朝邊外地所築的層層邊門，²⁸他藉頻密排列將邊門距離濃縮至短短文字之中，顯示長遠的行徑距離。而由〈出關〉可見關門所隔不只是地理上的距離，亦是中華漢文化與清廷的外來文化。文字語言的隔閡彰顯文化差異，由此，「隔」便從地理拉至文化層次。而相隔的亦涵括楊賓與父母間的距離，當楊賓跨過這一道道邊門，好似不斷穿越中原與東北之間的隔閡與差異，一步步跨向父母所在之處。

孔德順指出楊賓的詩作常以寒、荒、老、殘等字帶出詩歌中的愁緒，貫穿他的一生。²⁹而楊賓往往以「血淚」具現他對父母的思念，如〈丁卯除夕〉中楊賓時年 37 歲（康熙 26 年，1687），提及自己與父母「依然骨肉分南北」，而攬鏡之際見白髮已生，逐漸老去的楊賓對父母的思念「沾中血淚舊成紅」，血淚混雜著無盡的思念。³⁰而當己巳年楊賓時年 39（康熙 28 年，1689），抵達寧古塔與父母團圓的〈己巳除夕〉中，³¹以往「除夕年年血淚流」呼應前作骨肉分離的哀痛，對照如今父母相伴的圓滿，從「歡呼不覺陶然醉，忘卻家鄉萬里愁」可見，即便身處東北的邊緣地帶，只要父母安在身旁便是家鄉。

行經京師至寧古塔兩、三個月的路途，可以發現楊賓詩作中的景物、地點，甚至身體感受都逐遞變化。首先，距離的遞進在詩作間依稀可見，由燕山時「西風乾木葉，原野變顏色」，由乾枯的木葉與枯黃的田野宣告其步伐朝北邁進，³²出關之後「草木蕭蕭歸野燒，乾坤漠漠老荒沙」，沙土飛揚的景象暗示他一路向

²⁸ 清·楊賓：〈邊門〉，《柳邊紀略》，卷 1，《楊賓集》，頁 181。

²⁹ 孔德順：《楊賓詩歌研究》，頁 40-42。

³⁰ 清·楊賓：〈丁卯除夕〉，《晞髮堂詩集》，卷 4，《楊賓集》，頁 39。

³¹ 清·楊賓：〈己巳除夕〉，《晞髮堂詩集》，卷 6，《楊賓集》，頁 56。

³² 清·楊賓：〈發燕山〉，《晞髮堂詩集》，卷 5，頁 49。

北。³³ 當靠近寧古塔時的「雪埋高岸頭，沙漲層冰下」，³⁴ 則可見氣候越發寒冷難耐。楊賓在旅途前半多是對於人文歷史的描繪，如山海關、長城與古戰場松山、杏山等等，其中夾帶著楊賓個人文化底蘊。而過葉赫、進孤山之後，則進入異域文化的歷史空間，包括葉赫城、沙蘭城與五國城。除此之外，一路的冰天雪地環繞，可以發現楊賓精心描摹這個從未踏足的極北空間，展現出「獨我」的驚奇與震撼。如「今朝過沙蘭，群山如玉琢」的群山雕琢之美，³⁵ 或者途經次兒門時，「高岡背大道，絕壁面東偏。一谿何曲折，冰下鳴涓涓。上有古今樹，俯仰凌蒼煙。下有嶙峋石，錯落橫沙邊。」³⁶ 山壁冷川相映，古樹延伸的枝桠上探拔高的天際，腳下亦錯落幾經自然雕刻的巨石，那是天地共構且變幻萬千的絕美景像。又例如〈德林石〉中記錄一塊「廣二十餘里，袤百餘里」的巨石，³⁷ 詩中描繪該景象「變態極千端，寒光凌萬象。玲瓏有鬼工，登頓騰異響。」³⁸ 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色一再重現於其筆下。

但映襯著景色煥發的奇峭，四周卻顯蕭條，這代表楊賓正深入東北寒冷之處，除景色及感官變化外，危機四伏的環境讓楊賓的恐懼隨之顯現。秋季初離開京師時，楊賓雖知前方的路途必崎嶇難行，內心卻是「冰霜不畏寒，崎嶇亦可出。縱復隔關山，凌風有羽翼」的躍躍欲試，³⁹ 面對東北極寒「不畏」之情可見他內心的躊躇滿志，即便遠在千里且隔層層山稜，其內心仍如風中羽翼般得以橫跨一路的難行。在踏上後半旅途時則常敘述路途的坎坷難行，甚至帶著陰詭恐怖的死亡氣息。〈窩稽〉中提及「自混同江東尼失哈站，至必兒漢必拉，半

³³ 清·楊賓：〈出關〉，同前註，頁 50。

³⁴ 清·楊賓：〈混同江〉，同前註，頁 52。

³⁵ 清·楊賓：〈沙蘭〉，《晞髮堂詩集》，卷 6，《楊賓集》，頁 54。

³⁶ 清·楊賓：〈次兒衣門〉，《晞髮堂詩集》，卷 5，《楊賓集》，頁 52。

³⁷ 清·楊賓：〈德林〉，《柳邊紀略》，卷 1，《楊賓集》，頁 191。

³⁸ 清·楊賓：〈德林石〉，《晞髮堂詩集》，卷 6，《楊賓集》，頁 54。

³⁹ 清·楊賓：〈發燕山〉，《晞髮堂詩集》，卷 5，《楊賓集》，頁 49。

屬窩稽，崎嶇陰慘，不類人間！」不但路途難行，還受「蚊虻白戟之類，攢嚙人馬」的蚊蟲威脅。除此之外，若「糧盡，又無所得，久之水不涸，則死矣。」則可見得在路途中連飲食都成問題。⁴⁰

而途經納木窩稽時凝重的死亡氛圍更是籠罩楊賓，從身體的折磨到心理的恐懼幾乎達到高峰。〈納木窩稽〉中描寫該地「樹密風怒號，崖崩石奔跳。陰霾不可開，白日安能照。古雪塞危途，哀湍喧壞道。更無人跡過，惟聞山鬼嘯。」

⁴¹ 楊賓以「怒號」、「奔跳」動態形容此處風聲鶴唳的環境，以及日益緊張的精神狀態，光線甚至照不進這塊困厄之地，除了茫茫一片的雪地與崩壞的道路，僅有山鬼鳴嘯般使人毛骨悚然的聲音相伴。在視覺與聽覺包圍楊賓之時，恐懼之情終於被堆疊至高，「車驅苦險澀，換馬欲前導。霜蹠偶一蹶，流血霑烏帽。魂魄已莫收，童僕徒慰勞。」在人馬滾落昏厥之際，惡劣的環境將楊賓置身生命威脅之中。即便一路困境重重，卻更可見得楊賓前往探親的堅定，「但苦歷窮荒，庭闈終未到。」⁴² 可見其父母是堅持的最大力量，「涕淚沾巾向北風，但見庭闈死亦得」則顯現了楊賓對於父母的思念與省親堅定的意念。⁴³

總之，逐漸深入東北後，楊賓的身體更迫切而真實地經歷路途的苦難，所有對東北他方的想像逐漸真實，即便楊賓此時已因遊幕漫遊大陸各處，此處卻與他生長與行遷的中原截然不同，巨大的差異不只體現於景色與氣候，飲食習慣更大相逕庭。如〈孤山道中〉「渴向氈牆分乳酪，饑隨獵馬割羴肝。中原生長何曾慣，處處傷心掩淚看。」⁴⁴ 可窺見中原與東北生活習慣的不同，甚至為此悲傷淚流。又如〈色齊窩稽〉中提及：「互寒手足僵，鞍瘡從此數。釜鬲莫為炊，

⁴⁰ 清·楊賓：〈窩稽〉，《柳邊紀略》，卷1，《楊賓集》，頁192。

⁴¹ 清·楊賓：〈納木窩稽〉，《晞髮堂詩集》，卷6，《楊賓集》，頁54。

⁴² 清·楊賓：〈納木窩稽〉，同前註，頁54。

⁴³ 清·楊賓：〈換車行〉，《晞髮堂詩集》，卷5，《楊賓集》，頁52。

⁴⁴ 清·楊賓：〈孤山道中〉，同前註，頁52。

調饑腹空鼓。凍餒雖切慮，達曙力可努。但得脫窩穢，鳥道吾所取。」⁴⁵ 手足僵硬龜裂，甚至被天寒地凍出無可數的凍瘡，這些真實的體感讓楊賓貼近東北，終於他方不再是想像的遠方，成為了他腳踏實地並身歷其境的真實土地。一路所歷的恐懼與身體感也讓楊賓更接近父親，如費密於〈柳邊紀略序〉中述及楊賓面對一路上的「荒草寒雲」、「怒濤洶奔」時，曾哭曰：「吾父母何不幸，而遂至此極也！」⁴⁶ 可以見得對於父母流放時的真實想像，藉此長途旅途更加具現。而於此，中原與東北更被清晰的割裂開來成了兩個場域。

這種地理空間的割裂感亦可於長城旁淒惶嶺書寫中窺見，「山海關前日色昏，風塵沉復暗乾坤。不堪更上淒惶嶺，雙袖橫流血淚痕。」⁴⁷ 越過山嶺便踏入他域，而行徑方向更連結行人的主觀情感。《柳邊紀略》記有「山海關外三里，曰淒惶嶺，又曰歡喜嶺。蓋東行者至此淒惶，而西還者至此則歡喜也。」⁴⁸ 此座山嶺儼然成為關內、外的山稜標示線，更成為士人心中被驅逐出中原的一座高牆。楊賓在詩中稱其為「淒惶嶺」暗示著他當下的心境，昏暗的光線穿過風沙營造出關外模糊的前行路，透露其內心的惘然。越過淒惶嶺一事對士人來說是難以承受的苦澀，那是一去不回的邊緣之向，於是淚水混同血跡伴隨著楊賓悲傷橫流。值得注意的是楊賓並非以「流放者」的身份經過此地，因東行而淒惶的流放者心境並不體現在他身上。根據其一路詩作可觀察到，因旅程後半路途困難，而使楊賓有恐懼落淚的情形，淒惶嶺仍屬相對簡單的旅途前半，故推知落淚並非路途艱困。⁴⁹ 如此來看，楊賓內心的波瀾更可能是回憶起楊越攜其夫人東

⁴⁵ 清·楊賓：〈色齊窩穢〉，《晞髮堂詩集》，卷6，《楊賓集》，頁54。

⁴⁶ 清·費密：〈柳邊紀略序〉，《楊賓集》附錄，頁488-489。

⁴⁷ 清·楊賓：〈淒惶嶺〉，《晞髮堂詩集》，卷5，《楊賓集》，頁50。

⁴⁸ 清·楊賓：〈長城〉，《柳邊紀略》，卷1，《楊賓集》，頁185。

⁴⁹ 楊賓由京師出發的路途由燕山、豐潤縣、首陽山、榆關、山海關、歡喜嶺一路至開原縣皆未描繪路途艱難，大多詩作中情緒相對穩定。於威遠邊門、火燒嶺一帶時始有「鬢為冰花白，顏因皴瘵紅」天氣逐漸嚴寒的描繪。而因路途難行，甚至開始有生命威脅

行流放之事。真正行走於相似路徑上讓楊賓對想像有了實感，他的步伐似乎與當年楊越的腳步重合，楊賓越過此嶺時淒楚的心情便貼近當年翻山越嶺的楊越。在此，父子的感知重合，藉由一步步的行徑，讓楊賓更加靠近父親流放時的身體感知與心事。

總之，一路東北向寧古塔的路上，是楊賓對父親所在之處想像的逐漸具象，在這條漫漫長路上，從身體所感以致心理都讓四十歲的楊賓得以突破時空限制，與康熙二年（1663）被流放的父親楊越相遇。在楊賓心中，曾經只是想像中的東北他方逐漸變得真實，亦讓楊賓更加理解父親作為遺民所承擔的命運及所思所感。

（二）歷史與私人記憶：想像中的明朝與遺民心事

除了路途的寒冷與難行讓楊賓對東北的想像逐漸落實，還可見他沿路對歷史遺跡抒發的感懷，我們可以發現其詩作頻頻浮現今昔之感，並逐漸將目光聚焦於明朝歷史。這裡便得以讓筆者叩問，楊賓所遠眺的明朝是否逐漸向楊越的遺民心境彌合，抑或是遺民二代觀看前朝另一種方式與心事？

首先，觀景懷古的題材對於詩人來說並不少見，楊賓其他作品中亦有單純對歷史回望的書寫，在行走吳越時楊賓便有一系列歷史憑弔的作品，⁵⁰ 如〈長洲苑〉、〈梧桐園〉、〈銷夏灣〉皆為當年吳王曾遊歷或生活之處，詩中往往語

大約是葉赫至孤山間，〈換車行〉一詩有言「出門步步行荆棘。涕淚沾巾向北風，但見庭闈死亦得」，再到納木窩稽有了「車驅苦險澀，換馬欲前導。霜蹠偶一蹶，流血霑烏帽。」之語，可見至寧古塔一路後半情緒愈發恐懼，也更多因地理環境艱困而生發的眼淚與情緒。詳見清·楊賓：〈出威遠門〉，《晞髮堂詩集》，卷5，《楊賓集》，頁51。清·楊賓：〈換車行〉，《晞髮堂詩集》，卷5，《楊賓集》，頁52。清·楊賓：〈納木窩稽〉，《晞髮堂詩集》，卷6，《楊賓集》，頁54。

⁵⁰ 楊賓寫吳地作品眾多，請詳見清·楊賓：《晞髮堂詩集》，卷3，《楊賓集》，頁25-31。

落吳國亡滅後的景象與時代興亡之感，這樣藉由實地遊歷遺跡所體現的僅是一種對歷史的觀看。不過藉由楊賓旅途中對於明代歷史遺跡的書寫，則得以觀察他對於前朝的態度。例如〈前衛〉中便曾展現他對前朝的回望：

一片平沙裡，荒荒百雉城。市朝從此變，衛所已空名。
白草翻新屋，黃雲壓舊營。邊庭不復戰，無復鼓鼙聲。⁵¹

楊賓以已然荒涼的沙中城帶出公共場域的變化，「從此」點出現今的時間點與往後的「變化」，變化之大由「衛所已空名」可見。衛所制為明朝的軍事制度，⁵²《明史·兵志》中記：「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⁵³ 作為軍事場域的衛所已然喪失功能，前四句帶出一片逝去之悲。後兩句則以「新屋」與「舊營」的新舊凸顯出時代變化，最終詩作結束於停戰的邊疆與不再隨戰爭響起的鼙鼓聲，訴說戰事不再。經歷明亡清起的歷史場域在他心中升起興亡之感，這種「憑弔歷史」的感懷並不少見，可以只看作歷史的喟嘆，而楊賓看待前朝遺跡的態度，必須觀察他對於杏山城與盛京城的書寫。

如同潘耒於〈柳邊紀略敘〉所記：「至若南關北關，松山杏山，諸用武地，書有關於疆場安危、國家成敗。」⁵⁴ 這些明、清交戰的古戰場書寫與國家存續與否有至關重要的關聯。在關於杏山城的書寫中，楊賓清晰地回顧明、清的戰爭史，並夾帶著口述歷史。《柳邊紀略》中提及「松山、杏山城，皆大清踏毀」可見當時戰事之慘烈，同行老滿州為當時戰役的見證者，加深此塊土地歷史的鮮

⁵¹ 清·楊賓：〈前衛〉，《唏髮堂詩集》，卷5，《楊賓集》，頁50。

⁵² 請參見陳文石：〈明代衛所的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期（1977年2月），頁177-203。

⁵³ 見《明史·兵志》，收入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並附編六種一》（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頁2175。

⁵⁴ 清·潘耒：〈柳邊紀略敘〉，《楊賓集》附錄，頁489。

活。當年錦州、松山與杏山的接連淪陷，而「今他處無跡，而杏山獨存，何耶！」

⁵⁵ 該語可讓我們稍微窺探楊賓對這些歷史遺跡的態度，「他處無跡」可見他對於古戰場的目光並非隨機，而是特意關注。再觀察詩作：

昨日望滄海，飄飄若神仙。今日過杏山，嘆息臨風前。
遼陽多險要，此更其喉咽。同行一老革，為我語便便。
太祖昔建國，鐵騎來三千。掘壕困其外，蹤迹猶依然。
百戰僅乃破，流血增平川。殺戮盡雞狗，誰能保一椽。
大刀既已沒，好李名空傳。不見長城壞，萬里銷烽煙。⁵⁶

該段文字與詩作是楊賓少數直面大清踏足明朝領地的戰事，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大戰係為崇禎十二年至十五年間（1639-1642），清兵入關前的最後決戰——松錦之戰，⁵⁷ 在易代面前有著無可取代的重要性。〈杏山〉一詩開頭便可見重踏戰場的楊賓略帶悲嘆，在遼陽一帶戰場中杏山尤為顯要，更顯得此塊土地承載的歷史之重。但楊賓並不輕談戰爭，而於詩作後半以老革之口重述歷史，當時戰事的景象伴隨其語句紛至沓來，時空交錯的恍然在戰場之中被召喚。借他人之口讓楊賓仿若第三者聆聽這段歷史記憶，似乎可見楊賓對明亡清興的歷史更願意以聆聽者的身份重述，有趣的是我們無法判斷老革語落何句，亦無法判定哪聯由楊賓發聲，其敘事型態帶著某種雙重性，而這樣的曖昧性也座落於他的政治意識。而即便以此敘事手法迴避講述歷史，仍可由「流血增平川」、「殺戮

⁵⁵ 清·楊賓：〈松山杏山城〉，《柳邊紀略》，卷1，《楊賓集》，頁185。

⁵⁶ 清·楊賓：〈杏山〉，《唏髮堂詩集》，卷5，《楊賓集》，頁50-51。

⁵⁷ 松錦之戰為清入關前至關重要的一役，對清朝來說，拿下全遼才能進一步將勢力擴及全國，對明朝來說，松山、杏山、塔山是由錦州至寧遠三個軍事要點，亦是錦寧防線的重要據點。清首先攻破松山，錦州、塔山、杏山亦接連淪陷，明朝大敗。至此後，明朝只剩寧遠衛、山海關衛等，前進無望且防守困難。見李洵、薛虹主編：《清代全史》，頁377-384。

盡雞狗，誰能保一椽」見得當年戰事的死傷慘烈，側面重述當年明軍慘敗而土地被「踏毀」之事。最終詩作回到歷史的憑弔，提及萬曆年間的遼陽名將「大刀」劉鋹與「李」所指的李如松，曾經叱吒一時的明朝將帥都已歿，戰亂時代過去，最終這激烈翻滾的烽煙褪去，已然被和平覆蓋。而另一層面，列引劉鋹與李如松的典故卻又在客觀立場中引出某種對於明朝歷史的觀看。由此來看，楊賓於詩中藉由時空的來回遊走，憑弔歷史外亦不隱諱自己注視的目光。藉由這兩段文字可以發現楊賓對於明清交戰的場域有所關懷，即便未曾表態，仍可見他逐步建構想像中的明朝歷史。

從另一層面來看，楊賓對於古戰場或歷史遺跡的敘述往往帶著某種曖昧性，從〈前衛〉「邊庭不復戰，無復鼓鼙聲」到〈杏山〉「不見長城壞，萬里銷烽煙」，皆述及戰事不再及當下的和平，似乎在對於明朝的回望外，亦夾帶著對當今政權及戰爭遠離的讚許意味。由此來看，楊賓往往不直述內心立場，但那並非不言，而是難言。一方面是生長於清政權之下，由仕清者叔父撫養長大，另一方面則是遺民身份的父親，對於身份認同的複雜性便更難以釐清。由此觀察遺民二代因時間逝去已然清淡的遺民情懷，更多的只是對於亡明的回望，體現出屬於二代「思明」的歷史感懷。這份思明情懷可能來自於父親遺民的影響，而藉由這些遺跡的憑弔，也讓楊賓更加貼近往昔的歷史。但在楊賓的視角裡，歷史已然成為歷史，上一代的「遺」民成然為了二代的「思」明。

至此，值得進一步扣問的是，遺民情懷與屬於二代的思明情懷如何不同？我們可以藉由楊賓和與遭流放的祁班孫，二人同對巧遇高麗使者與盛京城的詩文來觀察。祁班孫雖為二代遺民，但切身經歷過明亡，亦有復明的政治認同，可以說是繼承了父親祁彪佳遺民的身份。曹淑娟便指出他於流放路途中所寫詩作，

係藉昔日戰地憑弔以建構屬於個人的晚明歷史記憶。⁵⁸ 觀察同為流放東北卻非遺民身份的流放者所記，如因科場案流放的方孝標（1618—?）便更關注於一路景色的書寫，嚴志雄便指出：「從〈發襄城〉到〈小阿稽〉、〈大阿稽〉，滿是寫實（以及怪誕）的敘寫」，且所記之事「光怪陸離」。⁵⁹ 對於歷史遺跡較少著墨，亦未有遺民心態之展演。⁶⁰ 由此，身份與政治立場的確影響所記，同樣流放之路上留下的文字亦因此有所歧異。

將楊賓詩文與祁班孫流放途中的作品共讀，可以窺見遺民二代楊賓與抗清遺民祁班孫對於明朝的態度有所不同，由此觀察出遺民二代對於亡明較為猶疑曖昧的目光。首先觀察〈白石堡遇高麗使者〉，祁班孫藉由偶遇高麗使者之事連結明朝盛世時「冠冕同諸國，恩威遍遠人」的四方懾服，到今日被清朝取代後的蒼涼，最終「往復情徒切，遲迴淚滿巾」。⁶¹ 其淚流是因不能留下與高麗使者交流，必須遠去邊域的悲傷，更是今昔對照下對故國的思念，文字間帶有濃厚的悲痛情意。而楊賓〈豐潤縣逢高麗使者〉中：「道旁人說高麗使，著得先朝舊服來」，描述當朝清廷的時空底下，高麗使節身著先朝舊服現身。⁶² 明顯可見在祁班孫的語境中，朝鮮使者召喚著祁班孫對亡明的回望，朝鮮思明成為一種文

⁵⁸ 曹淑娟針對祁班孫的〈白石堡遇高麗使者〉、〈瀋陵〉二詩亦有深刻的解析，請參見曹淑娟：〈從崑山到寧古塔——祁班孫的空間體認與遺民心事〉，頁 54-58。

⁵⁹ 嚴志雄：〈流放、邊界、他者——方孝標《東征雜詠》探析〉，《嶺南學報》第 13 輯（2020 年 12 月），頁 127-144。

⁶⁰ 方孝標描寫至寧古塔一路的詩作十首大多集中於地理景色、行路之艱難，或者試圖解釋自己介入陌生文化的錯落感，關注點多是一路上目睹不可名狀的空間文化。而其中並無太多遺民之語或興亡之嘆，即便書寫至盛京時也僅是以自己的知識客觀性的寄與該地標誌，見清·方孝標：〈發襄城〉，收入清·方孝標著，唐根生、李永生點校：《鈍齋詩選》（安徽：黃山書社出版，1996 年），頁 100。由此側面觀察，楊賓與祁班孫一路書寫歷史場域與切入點的相似度的確不低。見清·方孝標，唐根生、李永生點校：《鈍齋詩選》，頁 100-105。

⁶¹ 清·祁班孫：〈白石堡遇高麗使者〉，《紫芝軒逸稿》，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798 冊，頁 1 下。

⁶² 清·楊賓：〈豐潤縣逢高麗使者〉，《睇髮堂詩集》，卷 5，《楊賓集》，頁 50。

化標示喚起其懷明情懷，⁶³ 而楊賓一詩中則是敘述遭遇朝鮮使者的景象，並無太多牽引情緒或波動，僅以旁觀者的角度記錄事件，與祁班孫因家國巨變而淚流滿襟的悲痛大不相同。

再者，觀察二者對於清朝帶有強烈政治意義的盛京城書寫。天命十年三月（1625），努爾哈赤從東京城遷都瀋陽，並更名盛京。⁶⁴ 這段歷史在乾隆《盛京賦》中可見：「乃有葉赫輝發，界藩撫順，遂築城於遼陽，以為東國之宗。天篤其祐，載恢厥功。天命十年，相險宅巾，謂瀋陽為王氣所聚，乃建盛京而俯關西。」⁶⁵ 對於清廷來說，盛京城代表大清興盛的開端。祁班孫的〈瀋陵〉一詩談及清人勢力崛起的北方，⁶⁶ 敘述清廷興起於「絕塞猶荒徼，全遼亦彈丸」的荒地，卻能宛如「蛟龍此地蟠，一隅聊奮發」的崛起，藉由瀋陽與大清勢力的聯繫對照明朝的衰敗。

再看楊賓的〈老邊道中〉、〈盛京城〉中述及的瀋陽歷史，〈盛京城〉一文中詳盡的梳理此座城池的建構與擴張，⁶⁷ 明洪武二十一年時僅四門，大明天聰五年「增高一丈，拓大三百步」，康熙十九年「築關牆」拓展周圍佔地，並改為八門。次段進入「金碧可觀」的盛京城內，精細記錄宮殿名稱烘托當年輝煌的建

⁶³ 此處所指高麗便是朝鮮，朝鮮思明是一種文化現象，指朝鮮對於明朝的政治上的服膺與文化上的皈依，甚至有小中華之稱。而在清朝入主中原後百餘年，雖朝鮮被迫成在政治上臣服清廷，但文化上仍「尊明」以抗清。相關論述可參考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上海：商務印書館，2007年）。葛兆光：《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對於清朝後朝鮮態度的轉變則可參考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年）。

⁶⁴ 楊家駱主編：《楊校標點本清史稿·本紀》，卷1，頁15。

⁶⁵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盛京賦》，收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第56冊，頁231-271。

⁶⁶ 清·祁班孫：〈瀋陵〉，同前註，頁3上。

⁶⁷ 清·楊賓：〈盛京城〉，《柳邊紀略》，卷1，《楊賓集》，頁182。

築，最終聚焦於城左圓殿並言「太祖率諸貝勒受朝賀處也」，文至此處張眼可見盛京城因後金的到來而繁盛，由建築到太祖的身影共演盛京城與大清王朝的開端。文末則補充一條敘事性的材料：「盛京西六十里有土牆基，號曰老邊，疑即明朝失遼陽後邊牆」，並無夾帶太多個人情緒，卻可作為〈老邊道中〉一詩的解讀材料：

老邊牆外草蕭蕭，千里風煙合大遼。
保障人猶看舊制，提封誰復記前朝。
經過婦女多騎馬，遊戲兒童解射鵰。
自笑書生行未慣，黃沙撲面已魂銷。⁶⁸

裊裊升起的風煙始終籠罩在遼陽之上，風吹草動的草原突出了佇立一旁的邊牆，此牆「疑即明朝失遼陽後邊牆」，暗示它見證明清易代的歷史變遷，景色之間似乎夾帶對前朝的懷舊之意。下兩句中，保障所指為保衛地方的城牆，抑或戍守的地方單位，指涉該地的物質與人皆遵循舊時制度。即便如此，詩人仍興起「四境之內有誰還記憶前朝」的探問，可見城牆與制度留存下來，但朝代已變遷，前朝已無人回望。然而最終無人回應邊牆過客，僅有當地婦女、兒童騎馬射鵰的景象一再提醒他，此處曾是大清興起的重要城池，漢人書生對於一切難以習慣，僅是黃沙紛起也足以讓楊賓魂魄消散。楊賓在此興起較為強烈的思明情懷，並挾帶感嘆之意。但與祁班孫的〈瀋陵〉對讀，祁詩中對於清興起與明敗亡不得守成的歷史描述，最終落於「漂泊悲留戀，經過敢浩嘆，吞聲咽肺腑，未可勸加餐」的嘆息，足見以流放之姿途經此處的祁班孫對歷史的動盪心境。由此可窺見時間逝去沖淡歷史帶來的波瀾，對於接近亡明歷史現場的遺民祁班孫來說，回望明朝的情緒是波瀾而哀痛，但二十多年後，在遺民二代楊賓身上則多是對於歷史

⁶⁸ 清·楊賓：〈老邊道中〉，《晞髮堂詩集》，卷5，《楊賓集》，頁51。

的回望。兩者對讀下，可以發現前一代的遺民情志已然消逝，思明情懷則成為遺民二代觀看前朝的方式。

值得思考的是，曹淑娟指出祁班孫在歷史遺跡的行役之途中尋求自己的位置，⁶⁹ 那麼，對於楊賓來說，這場關乎歷史遺跡的巡禮又代表著什麼？對歷史遺跡興發的感悟實非少見，楊賓在詩作中並不大力疾呼自己觀看亡明的立場，但仍可發現他一再將眼光聚焦於亡明歷史，實地走訪問形塑屬於自己的晚明記憶。遭受時間與遺民二代多元生長背景的作用，這些歷史記憶與想像的遺民色彩被沖淡，徒剩思明的感嘆之音，而這便是屬於遺民二代自己的聲音。

三、流人與流風：地方感與遺民身份的書寫建構

時間對遺民有著無可比擬的影響，亦造成文人對於歲月流逝的焦慮，在這個無法抵抗的時間中，文人握有的最大利器便是文字與書寫。文字的永恆得以跨越生死、歲月的流逝與一切趨於幻滅的恐懼，當父親楊越焚燒所作詩文之際，⁷⁰ 楊賓因此起筆寫下與父親相關的詩文，試圖為父親留下痕跡。不論是身處寧古塔留下的書寫，或是楊賓在傳記的對象選擇上，似乎都揭示著一個核心價值——楊越私人記憶的構築。

（一）〈寧古塔雜詩〉與《柳邊紀略》：東北記憶與建構

抵達寧古塔後，楊賓在東北暫居了幾個月。〈至寧古塔〉二首中可見楊賓與父母團圓的喜悅，「別時髮覆眉，胡乃成老大」揭開分離多年的無情歲月，挑燈之際顯得格外珍重宛如「夢中夜」，到悲喜交織下「不覺淚如瀉」，都透顯與父

⁶⁹ 曹淑娟：〈從寓山到寧古塔——祁班孫的空間體認與遺民心事〉，頁 56。

⁷⁰ 清·楊賓：〈柳邊紀略自序〉，《晞髮堂文集》，卷 2，《楊賓集》，頁 120-121。

母相見的激動。⁷¹ 這段時間除了珍惜與父母的相處，共同度過久違的團圓除夕夜，⁷² 亦與父親一同遊歷山水名勝、採訪耆老，最終寫成《柳邊紀略》一書，為後人保留第一部較為完整的黑龍江地理文化記錄。《柳邊紀略》的書寫帶有補東北史的歷史關懷，由〈柳邊紀略自序〉中所言可見：

中原土地之入郡縣者，其山川、方域、建置、物產、風俗、災祥之類，皆有文以書之。……若乃不入郡縣之地雖，雖聲教已通，而地土不毛、人民稀少，中原之人偶一至焉，皆出九死一生，呻吟愁苦之餘，誰復留一字以傳。⁷³

滿州舊本無文字，直到努爾哈赤以蒙古字制國語才有滿文誕生，⁷⁴ 加上中原人鮮少涉足的此處，「誰復留一字以傳」可見留存的史料就相當稀闕。〈寧古塔雜詩〉之四亦言「絕域無文獻，蒼茫發浩歌」，都可窺見楊賓企圖為此地空白的歷史補上一筆的意圖。⁷⁵

更值得注意的是，楊賓述及《柳邊紀略》五宜書的理由之一便是「先子謫居久，變其國俗，不異於管寧、王烈之居〔遼〕東，寧古塔〔人〕至今悲思之。」可見寧古塔一地與楊越間的重要關聯，楊越居塞外二十餘年，對於當地文化風教具有相當大的領導與影響力，但這些事跡卻未被留下。楊越赴東北路上，常因「九死餘生，加以國破家亡之感，憤懣抑鬱，發為詩歌」，卻被他人「以為不

⁷¹ 清·楊賓：〈至寧古塔二首〉，《晞髮堂詩集》，卷6，《楊賓集》，頁55。

⁷² 清·楊賓：〈己巳除夕〉，《晞髮堂詩集》，卷6，《楊賓集》，頁56。

⁷³ 清·楊賓：〈柳邊紀略自序〉，頁120-121。

⁷⁴ 清·楊賓：〈滿州舊無文字〉，《柳邊紀略》，卷3，《楊賓集》，頁231。

⁷⁵ 楊賓抵達寧古塔後亦作二十首〈寧古塔雜詩〉，圍繞著寧古塔此地的景色、風俗，父親楊越的身影亦浮現其中。見清·楊賓：〈寧古塔雜詩〉二十首，《晞髮堂詩集》，卷6，《楊賓集》，頁56-58。後為簡潔，不再另作標示。

祥」，便「投筆焚硯，不復有所書」，⁷⁶ 導致其詩歌皆不存。由此觀之，《柳邊紀略》所記不只是對當地文化與歷史的補闕，更是替「投筆焚硯」的父親記下私人記憶，與〈寧古塔雜詩〉二十首對讀，更可豐滿楊越所在之地——寧古塔的記憶。

首先，〈寧古塔雜詩〉二十首不如旅途詩作中的危機暗伏及崎嶇難行，反而進入生活的平靜，詩作呈現父親楊越生活的場域，因此呈現濃厚的地方氣息與楊越的蹤跡，進而構築了二十多年來楊越的居所空間。楊賓對東北的地理定位在〈寧古塔雜詩〉之二「北行猶有塞，東去更無邊」中可見，經歷一場辛苦旅途的楊賓更能掌握寧古塔的邊緣位置。其地理位置「四面皆山，虎兒哈河繞其前」，內是「木城周二里半，東西南各一門」，為公衙門與梅勒章京等官爵居住，而外土城「本周十里」，是為一般官兵與民眾散落居住，總計也不過三、四百家，雖地廣人疏，⁷⁷ 這個他方卻擁有豐沛的土地資源與特出的風俗樣貌。〈寧古塔雜詩〉之八便提及此地「今時貢帝京」的特產人參，當地豐富的物產在《柳邊紀略》中有更為詳盡的記載，包括護蠟草、塔子頭、松塔、桃花水，以至於海豹皮、大發哈皮等等。⁷⁸ 此些都讓東北一地不再只有流放悲苦與寒冷難耐的籠統樣貌，藉由豐富的動、植物讓荒蕪之地多了一股蓬勃的氣息。而在生機勃勃的自然物產之間，亦形構出人與蒼茫大地間和諧的廣闊景緻。如〈寧古塔雜詩〉之十中描繪出一幅塞外風景圖，活靈活現地捕捉了此地自然與人交織的畫面，並帶出獨特的景致與風俗：

八月松花凍，家家打角鷹。山邊張密網，樹底繫長繩。

攔虎金眸疾，屠龍玉爪能。海青如便得，萬里會騫騰。

⁷⁶ 清·楊賓：〈柳邊紀略自序〉，頁 120-121。

⁷⁷ 清·楊賓：〈寧古塔城〉，《柳邊紀略》，卷 1，《楊賓集》，頁 192。

⁷⁸ 清·楊賓：《柳邊紀略》，卷 3，《楊賓集》，頁 233-236。

松花江被天寒地凍凝結起時光，「家家」一語連結起整塊東北的土地，「打角鷹」的普遍性讓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以習俗與生活為群體的共同感。《柳邊紀略》中提及「遼以東皆產鷹，而寧古塔猶多。」且「每年十月後即打鷹，總以得海東青為主。」⁷⁹ 詩作中更濃縮此地打鷹的習俗，彷彿越過文字之際，東北一帶利爪疾眸的海東青奔騰於遼闊高遠的天際，人們則蓄勢待發的潛伏於山邊與樹底，狩獵與自由之間構築成一幅在冷冽中仍靈動的地方畫。這是已然涉足此地的楊賓才寫得出的細緻與真實感，亦是他親歷並與當地人對談後的生活產物。而這種靜心感受土地的生活感亦可在〈寧古塔雜詩〉之二中窺見：「馬閑秋草後，人醉晚風前。莽勢空齊曲，逍遙二十年。」原先旅途時的緊張步伐緩了下來，邊外盛產的馬匹閑庭漫步過茫茫草叢，午後晚風吹拂過微醺的行人，人、馬與空間達成一種輕鬆和緩的氣息。後兩句語勢一轉，帶出邊塞特有的豪情與狂傲，人馬齊行在荒地闖出一身逍遙自在，語落至此仿若是楊賓開始感受這塊土地的舒暢，卻又以二十年的時間點連結回父親楊越身上，這是一首楊賓以身體親歷實感想像父親、安置父親二十多年來生活的詩作。

詩作中，楊賓進一步將父親楊越與寧古塔聯繫起來，如此一來，寧古塔不再只是一個邊疆而風俗迥異的「空間」，成為了楊越的「地方」。⁸⁰ 如〈寧古塔雜詩〉之一，雖此地「泣月天邊雁，悲風塞上笳」，泣月與悲風勾動了邊疆的悲淒，胡笳的樂聲穿過天際烘托該地的孤寂。但因「老親忠信在，不減住中華」得以祛

⁷⁹ 清·楊賓：〈寧古塔鷹〉，《柳邊紀略》，卷3，《楊賓集》，頁236。

⁸⁰ 當空間有了定義與意義，空間變轉換成地方。對於每個人來說地方的價值皆有不同的體現方式，例如特殊的人際關係與親切凝結出的地方感，或者那些微小而不起眼的事件亦可能建立起地方感，包括手握門把的觸覺、咖啡的香氣、某個隱秘的角落的特殊氣味，因為這些瑣碎的經驗得以營造出屬於自己的生活與地方。而鄉土亦是一個地方，鄉土亦有屬於他的地標與符號，例如建築、聖地甚至往昔的戰場，接標記著人們這塊鄉土的認同與地方感，因而產生人們對於鄉土的附著感。參見〔美〕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頁129-153。

除淒涼的氣氛，故友成為他們與中原的連結，並讓他們得以療癒遠離故鄉的傷口。〈寧古塔雜詩〉之十一則書寫流人在地生活的辛苦樣貌，「笑語鄉音雜，衣冠上下同」以熟悉的鄉音、相似的衣著揭示同為中原人群，帶出流徙寧古塔的人員「一半是王公」。流人的生活往往需負擔勞力，甚至「辛苦頭多白，沙塵眼易紅」，藉由身體之苦具象生活的不易。但回過頭「笑語」與「鄉音」交雜中，似乎又可窺見故人的陪伴賦予苦寒日子療癒的能量。此外，楊越留下的詩作中亦可見他安於此地的心境，「臥龍山畔鏡湖湄，夢見鄉關覺後悲。誰道完顏城上月，年年猶得照齊眉？」⁸¹完顏城所指為楊越流放之地，雖前二句仍夢回家鄉往昔，後二句則緩解離開舊居的悲苦，在流放之地月光之下，仍得以妻子偕老照齊眉，這樣的安適似乎也與楊賓詩作中的楊越相互映照。

於是在故人與妻子的相伴下，這塊看似貧乏難以生存的土地成為流人的「地方」，然而並非所有流人都歸屬於此地，楊越的故友如吳兆騫、祁班孫與李兼汝皆相繼離開此地。⁸²楊越將自己安放於此地，並融入其間。不過在漸緩的腳步中，卻仍有不能歸鄉的悲傷細碎地挾帶於邊疆的風塵之中，如〈寧古塔雜詩〉之二十「郢客飄零久，風波不解愁」，由他方之客作為身份定位，長時間飄零東北

⁸¹ 楊賓〈府君畫像記〉文中記有楊賓描寫父親畫像，畫中記有楊越所題三首絕句，為目前所見楊越留下的極少數作品。參見清·楊賓：〈府君畫像記〉，《晞髮堂文集》，卷6，《楊賓集》，頁162。其他兩首絕句如下：

「感慨當年萬事違，白頭異域誰料歸。誰將一幅衰容寄，看得雙雙是也非。」

「天南地北總為家，鶴髮松年未可誇。只有生平堪自問，不勞腰扇向人遮。」

⁸² 如祁班孫于寧古塔居三年後賄賂守將，隔年於蘇州堯峰落髮為僧。在祁班孫離開後一年，李兼汝有了輕生的念頭，終於在楊越的幫助下藏匿於大甕中以牛車運出，離開了這東北之地。參見清·楊賓：〈祁奕喜李兼汝合傳〉，《晞髮堂文集》，卷4，《楊賓集》，頁139-140。而與楊越頗有交情的吳兆騫亦常有離開寧古塔的念頭，如他與母親間通信嘗言「速速料理，救兒歸家」，亦時常表達對家鄉、家人的思念成疾，最終在來到此地二十三年後，終於如願返回中原。參見〈家書〉一至十五，《歸來草堂尺牘》，收入清·吳兆騫，清·戴梓著：《秋笈集·歸來草堂尺牘·耕烟草堂詩鈔》（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2010年），頁240-260。由此可見與楊越關係良好的許多故人最終亦離開寧古塔這塊土地，而楊越則是在東北寧古塔走到了他一生的結尾。

而無法歸鄉的憂愁難以揭過。〈次韻酬周長卿二首〉中，⁸³ 面對同為流人的周長卿酬唱詩中有「老親未得歸三浙」的悲嘆，以及「何當日下金雞赦」希冀父親得到清廷大赦得歸故里的期望。都可窺見兒子欲將父親安養於故鄉的願望。那是楊賓的祈願，也許，抑是楊越的。

而楊越在寧古塔的文教貢獻亦可見他安於此地的心境，余懋杞的〈楊安城傳〉提及楊越初到寧古塔時曾言當地人「尚不知禮教」，因而「教之讀書，崇退讓，躬自養老撫孤，贖官奴婢」，⁸⁴ 可見楊越對寧古塔一帶的風俗教化有極大影響。流人的進入對於寧古塔的確有移風易俗的作用，參照〈寧古塔雜詩〉之十二：「三十年前事，兒童見者稀。天寒曳護臘，地凍著麻衣。雪積扒犁出，燈殘獵馬歸。只今風俗變，一一比皇畿。」詩作以三十年前的時間點展開，而「今」時邊疆風俗已然變換，逐漸變如當年京城地區的樣貌，詩作中並未直言為何寧古塔風俗易變。再參考《柳邊紀略》中記陳敬尹所言「滿洲富者緝麻為寒衣，搗麻為絮，貧者衣包、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予始。」並記今日「衣食粗足則皆服綢緞，天寒披重羊裘，或捨猢猻、狼皮打呼。惟貧者乃服布。」⁸⁵ 可知詩作擷取的是流人陳敬尹將布帛引入該地的事例，並由陳敬尹更擴及流人對於寧古塔該地的影響與風俗流變。而在「變風俗」的流人群體中，楊越則是以「文化」風俗該地的儒者。

值得注意的是楊賓作品中對於楊越身份的建構，〈柳邊紀略自序〉中便將楊越與管寧、王烈居遼東的典故建構其風俗東北的文化形象，⁸⁶ 再觀察他人為《柳邊紀略》所作序文，王源寫道：「安城先生為守將所尊禮，其下化之，如管幼安，

⁸³ 清·楊賓：〈次韻酬周長卿二首〉，《唏髮堂詩集》，卷6，《楊賓集》，頁55。

⁸⁴ 清·余懋杞：〈楊安城傳〉，《楊賓集》附錄，頁464。

⁸⁵ 清·楊賓：〈不計畝而計响〉，《柳邊紀略》，卷3，《楊賓集》，頁232。

⁸⁶ 管寧（158-241），字幼安。王烈（141-219），字彥方。東漢末天下亂時，管寧、王烈前往遼東避亂，於當地多論經典影響該地風俗。參見晉·陳壽著，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卷11，頁354-360。

天下讀耕夫之書，始知其地之詳，因知其地之因先生而後顯。」⁸⁷ 可見在其語境中，楊越被流放至寧古塔後為此地帶來正面價值，如費密亦記到「安城在外久，將軍延教其子。將軍之子拜床下，諸少年無不拜者。」⁸⁸ 皆可見得楊越於寧古塔的風教影響之大。由此觀之，楊越在話語之間便非因政治案被流放的犯罪者，而是有所作為的遺民形象。再觀察潘耒所作序：

夫盧龍古塞，管幼安之所潛踪，田子春之所樹績。而冰天雪窖之間，又洪忠宣、朱少章諸君子所效忠而竭節者。⁸⁹

其中以南宋洪皓與朱弁留金卻頻頻宣示對宋忠誠之心的典故，⁹⁰ 藉他們忠於故國之心投射楊越，楊越不止是以風化俗的儒人，更是對前朝明「效忠而竭節者」，楊越遺民身份與抉擇便在潘耒的眼光中現身。圍繞著《柳邊紀略》所作之序往往挾帶對楊越的定位，更重要的是從中顯現的遺民樣貌，可為楊越的身份再次定位。

語落至今，可以發現《柳邊紀略》與〈寧古塔雜詩〉二十首的書寫，既籠罩在一個遠大的歷史關懷底下，更有著楊賓對於父親的懷念與私心，那股力量促使他藉由詩文建構關於父親楊越的記憶。在詩文空間裡，寧古塔鮮活的展演其獨特魅力，而身處此處的人們，不論當地居民或者外來流人，皆有血有肉的被囊

⁸⁷ 王源：〈柳邊紀略序〉，《楊賓集》附錄，頁 490-491。

⁸⁸ 費密：〈柳邊紀略序〉，《楊賓集》附錄，頁 488-489。

⁸⁹ 潘耒：〈柳邊紀略敘〉，《楊賓集》附錄，頁 489。

⁹⁰ 洪皓（1088-1155），字光弼。建炎三年八月赴金，後被流放冷山，直到天眷二年帶至燕京，多次被迫任職金國都奮力拒絕，並常向宋朝傳遞金國內部消息，滯金十五年皆未屈服於金的勢力，因而被比作蘇武。著有《松漠紀聞》。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並附編三種一》（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卷 373，頁 11557-11562。朱弁（1085-1144），字少章。建炎初年，隨正使王倫赴金探問二帝，留金十七年，其間守節不屈。直到紹興 13 年，宋金議和而得以歸鄉。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並附編三種一》，頁 11551-11553。

括進這幅巨大的東北風俗畫之中。其中，最為不凡的身影便來自其父。楊賓藉由書寫建構了東北一地充滿生機的蓬勃模樣，亦由此拼湊出父親楊越的生命記憶，其中顯現的並非流人的辛酸與淚水，而是以文化俗的文人如何在極遠荒地以自身力量貢獻地方，更是一個來自晚明，溫柔而強大的遺民樣貌。

（二）傳、記書寫：遺民與通海案的書寫核心

楊賓對楊越的書寫不只《柳邊紀略》可見，在其他傳、記書寫亦反覆記憶他的父親。楊賓的傳記書寫收入《晞髮堂文集》卷四、卷五兩卷，其中部分傳、記書寫圍繞其父楊越，並可分為家庭與友人兩個支脈。家傳書寫包括〈范孺人傳〉所記為楊賓之母，⁹¹〈九有公家傳〉記楊賓叔父楊懋經，⁹²〈仲弟楚書家傳〉記其弟楊寶，⁹³〈雄胡孫傳〉則跳開家庭血緣關係記其家僕。⁹⁴

楊賓雖未特別為父親楊越立傳，但家傳總藏有父親的身影。首先〈范孺人傳〉書寫了陪伴楊越大半生的妻子、楊賓的母親，傳中多著墨夫妻間的深情。以當時的法律規定，楊越坐獄徙寧古塔時「徙者必偕其偶」，而范孺人亦言「寧棄我子，不棄我夫也。」可見其柔軟中堅毅的性格。傳中記有二人初至寧古塔難以維生，是范孺人一肩扛起重擔，並建議楊越教授滿、漢子弟唸書，可以稱她為楊越以文化俗的第一把推手。而夫妻相輔相成且互補的性格浮現傳中，面對嚴厲又急性子的楊越，范孺人寬厚的特質往往能補其短。此篇傳記中，楊越展現性格堅毅卻衝動易負氣的另一面，而在他身邊，則有一位堅毅的女性成就他。於是扁平而單一的遺民樣貌立體了起來，更加貼近楊賓一位兒子的目光。再者，〈仲弟楚書家傳〉與〈雄胡孫傳〉亦圍繞著楊越寫起。例如楊寶因遠赴寧古塔而「居久

⁹¹ 清·楊賓：〈范孺人傳〉，《晞髮堂文集》，卷5，《楊賓集》，頁156-157。

⁹² 清·楊賓：〈九有公家傳〉，同前註，頁157-158。

⁹³ 清·楊賓：〈仲弟楚書家傳〉，同前註，頁158-159。

⁹⁴ 清·楊賓：〈雄胡孫傳〉，同前註，頁159-160。

之，益習滿書」，日後教授滿文則成為他的維生方式，亦著有《滿文類書》若干卷。傳中並記有楊寶己巳年（康熙 28 年，1689）春天叩求天子「以身代戍」，隔日與楊賓一同拜見天子，仍未獲赦免之事，這些瑣碎的事件得以拼湊楊賓兄弟對楊越的認同。〈雄胡孫傳〉則記一位家中深具情義的家僕秦氏，陪伴楊氏夫婦前往寧古塔的途中不離不棄，甚至以命相搏一路守護。綜上，家傳記載家人圍繞楊越所展現出的不同樣貌，並同時建構出楊越於家庭的真實形象。

除家傳之外，姜宸英〈安城楊君墓誌銘〉中提及他為楊越作墓誌銘之由：「賓與予族弟寓節善，數為予述其賢。既聞予在都，則泣請曰：『吾父以徇友譴死，非子寵之銘，不足以慰吾親於地下』」⁹⁵ 可見楊賓時常向他人述及父親的各種言行，試圖以多方文人的文字為楊越留下痕跡。此外，於楊賓友人為楊越圖作題贊的相關作品中，可以發現亦是楊越的記憶建構，可見楊賓為記錄父親事蹟所做的努力。例如〈楊安城補臂圖〉相關贊以〈先府君補臂圖小像記〉所記事件為核心衍伸相關文學作品，⁹⁶ 其為同被流放寧古塔的楊越、李兼汝（?-1672）與祁班孫三人出行前畫像的衍伸事件，描述三人之間超乎生死的友誼。其中黃中堅〈跋楊安城先生補臂圖〉文後記有楊賓之評：「此題作者甚多，若乃直截痛快，無如此文者，先君賴以不朽矣！敢不九頓以謝！」⁹⁷ 由此可見楊賓四處請託文人作題跋或銘傳。而相關作品皆由相似的敘事展開，可見應當見過相關行

⁹⁵ 姜宸英：〈安城楊君墓誌銘〉，《楊賓集》附錄，頁 462。

⁹⁶ 如李嶠瑞、潘耒、鄭弼、沈樞元皆對〈楊安城先生補臂圖〉留下相關作品。見清·李嶠瑞：〈楊安城先生補臂圖〉，《楊賓集》附錄，頁 466。清·潘耒：〈題楊補臂圖〉，《楊賓集》附錄，頁 466。清·鄭弼：〈楊安城先生補臂圖三首〉，《楊賓集》附錄，頁 466-467。清·沈樞元：〈楊安城先生補臂圖〉，《楊賓集》附錄，頁 467。

⁹⁷ 清·黃中堅：〈跋楊安城先生補臂圖〉，《蓄齋集》，卷 11，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8 輯第 27 冊，頁 227 上。

狀的文本，或如上述，由楊賓親自親口傳述相關故事。由這些外圍文本都可窺見一位人子為父親留下遺民記憶的努力，也顯現他對父親作為遺民的認同。

雖由此觀之，楊賓對父親遺民身份的認同似乎顯而可見，但遺民二代身份認同卻非如此簡單。楊越流放後，楊賓談及自己生平時往往會有風雨飄搖、顛躓饑寒等自訴，特殊的生命經歷很難與他人交流共感，直到〈陶甄夫小像題詞〉中提及與自己命運相似的陶窳（1657-1719）相知，以及於燕山之會時相惜的大復山人吳濩（生卒年不詳），⁹⁸ 其文中提及希望三人能相識相惜，並言：「使吾三人者，燈風雨，歌則同歌，哭則同哭也。」⁹⁹ 陶窳其父歿於滇之教化長官司地，其徒步六千里扶父柩歸楚。¹⁰⁰ 而吳濩則為吳祖錫的次子，在其父亡後繼父志事復明活動。由此可以探出二人與楊賓生命史的相似處，不論是父親至荒遠之地、為親徙千里，或者遺民二代的經歷，這些生命記憶皆與父執輩有相當高度關聯，亦顯現父執輩的抉擇對於下一代命運影響之大。此外，對楊賓來說，父母流放後的生活飄搖是「極生人之變」，¹⁰¹ 亦言「家破流離二十年，風塵潦倒亦徒然」，¹⁰² 此時，失去庇護的家庭如何存續便為相當重要的問題，幸而，楊賓的叔父楊懋經接下了楊賓兄弟的教養大事。

楊賓亦為楊懋經作傳，是為〈九有公家傳〉，在他身上顯現兩個身份，一為明末清初的另外一個抉擇——仕清，另一則是作為撫養者。值得注意的是，不若其他家傳大部分篇幅圍繞楊越，〈九有公家傳〉主要描繪楊懋經建功立業的過

⁹⁸ 吳濩，字商志，號于東，又號大復山人。祖錫次子，繼父志事復明活動。

⁹⁹ 清·楊賓：〈陶甄夫小像題詞〉，《晞髮堂文集》，卷8，《楊賓集》，頁171。

¹⁰⁰ 陶窳，字甄夫。其父陶泓明末不得志而入滇，後病卒，囑咐陶窳將其骨遷回楚。因而陶窳由巴陵橫跨六千里入滇，備嘗辛苦後終將先人骸骨歸回楚地。其生平事蹟詳見清·程廷祚：〈外舅楚江陶公行狀〉，《青溪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頁402-405。

¹⁰¹ 清·楊賓：〈陶甄夫小像題詞〉，《晞髮堂文集》，卷8，《楊賓集》，頁171。

¹⁰² 清·楊賓：〈示內三首〉，《晞髮堂詩集》，卷2，《楊賓集》，頁21。

程，並集結幾段與家人相處的溫情時刻。楊賓藉由大篇幅的文字描寫楊懋經以英勇無畏的姿態慢慢取得實績與功名，尤其突破鄭成功四十萬大軍獲得軍功之事幾乎佔據大半篇幅，在楊賓的鋪排下，可見一位有志從軍者如何在清朝的新勢力下站穩腳步，而這股力量亦成為日後支撐楊賓兄弟的主要照護來源。於此，楊懋經英勇而富真情的樣貌鮮明的建構了起來，仕清的楊懋經抵禦頂著復明口號的鄭成功勢力，開展出與哥哥楊越截然不同的選擇。這篇傳記的書寫不僅是紀念撫養自己的叔父，更是為與楊越選擇了不同道路的仕清者安置遺民之外的形象。即便楊越與楊懋經兄弟抉擇不同，但二人的兄弟之情卻未因而變質。當楊越被判流放，他「號泣數日，知不可救」，便為兄長準備長途行徑所需的物資並送行於吳。在楊越離開後，楊懋經更是擔任起楊賓與楊寶的養育者，且「衣冠食飲，與己子同」，每每見到孩子所言：「安得若輩，長大吾門也」，載滿深厚的期待與來自長輩的關愛。而對於兄長的思念也與楊賓兄弟聯繫於一處，並融匯為「記得閩門哭別時否？」的一句慰問，在雙雙相對流淚間透顯其真情流露。展現了在易代的特殊時刻，遺民與仕清者僅是個人抉擇，而有時，遺民或其家庭甚至必須依靠仕清者的力量才得以生存。

楊賓對於其叔父養育的感念與影響在其他文本中亦可探見，如〈憶昔行〉中提及「憶昔巢傾年十三，豺狼贖虎視眈眈」，在危急之下「依栖仲父走江南」。¹⁰³〈述懷五百字留別無門諸同學〉中提及楊懋經在楊越流放後接手楊賓兄弟的教養大事，述及「仲父養軍中，不作溝中瘠」，除了替他們解決溫飽的問題，「春冬溺管書，秋夏彎弓射」則可見楊懋經在教育方面也未嘗吝嗇。因而對楊賓來說，叔父的照護使他們「覆巢賴有此，亦足安魂魄」，¹⁰⁴身為遺民之後的命運顛簸，是賴於叔父的力量才得以安穩成長。由此得以展開遺民二代遭遇的困境，

¹⁰³ 清·楊賓：〈憶昔行〉，《晞髮堂詩集》，卷2，《楊賓集》，頁22。

¹⁰⁴ 清·楊賓：〈述懷五百字留別無門諸同學〉，《晞髮堂詩集》，卷5，《楊賓集》，頁48。

父執輩堅持復明或作為遺民必須承受是家庭離散，甚至是子孫的流離失所，而若二代要生存，似乎勢必與清朝勢力妥協或者和解。於此，顯現了在複雜的易代之際立場與抉擇相當困難，仕清與否並非正確與否，而僅是個人抉擇，但該選擇對於二代來說，浮現的卻是如何生存的問題。由此可以推知，除了身處清朝底下的大時代潮流外，養育者的仕清身份亦模糊了楊賓對於明朝與清朝的認同態度。就此，認同遺民身份與生存兩項抉擇相互抗衡，如何平衡兩者的困境在楊賓這樣的遺民二代身上便清晰可見。

綜觀楊賓的家傳書寫，他並不過度美化家人的樣貌，而以瑣碎的日常事件組構了家庭溫情脈脈的一面。而其中，楊越通海案流放東北以赴寧古塔之事被反覆書寫，並在不同人的生命視角中各有其象徵意義，可見對楊賓來說，這是貫穿家庭並有重大影響的事件。每篇傳記看似獨立，卻又相互連結構成更加完整的家庭記憶，成為圍繞楊越為中心的私人記憶。而在楊賓的反覆書寫中，我們得以梳理他作為遺民二代的心理，一方面來自父親堅定遺民的立場宛如涓涓細流包圍每個家庭成員，體現楊賓來自父親的遺民認同與認知。但一方面亦有仕清者叔父的養育與守護，因而形塑出複雜而難以二分的價值體系，生存問題讓楊賓必須更謹慎的思考與對待遺民身份所帶來的效應。因而在清廷與亡明的抉擇中，遺民二代遭受到更為複雜的挑戰。

再觀楊賓對他人傳記書寫對象包含了抗清者、隱居者與仕清者，林慧英曾指出楊賓交友身份仕清者與遺民皆有，¹⁰⁵ 這樣關係交雜的書寫網絡，實際反映他身處一個新舊朝交雜而意識認同各有所忠的時代。¹⁰⁶ 排除楊賓的交遊圈外另

¹⁰⁵ 林慧英：《遺民之子的自我認同與建構——楊賓及其書寫探究》，頁 92-110。

¹⁰⁶ 楊賓的傳記書寫共有 12 篇，其中為楊賓交遊對象的篇章則有 8 篇，包括仕清者〈唐鑄萬傳〉，〈劉繼莊傳〉、〈萬季野傳〉書寫修明史在遺民與仕清間尋找平衡者，先前遊幕的長官〈張中丞傳〉；軟性拒清的〈曾青藜姜奉世合傳〉、〈戴南枝傳〉，未涉及仕清與否的則有〈蔣度臣姚玉階合傳〉、〈汪異三傳〉兩篇。其中楊賓有往來之友或相關人士身份各異，仕清與否的選擇亦有不同，顯現了當時複雜的易代情勢。

有四篇，皆在書寫明亡後上一代的抉擇與作為。有趣的是，此六人在面對亡明時，皆以自己的方式對抗新廷清朝。包括〈徐昭法吳稽田兩先生合傳〉中特意以徐枋與吳祖錫對照，¹⁰⁷ 並言二人所處不同但「其心則皆無二」。徐枋（1622-1694）為崇禎十五年舉人，明亡後堅決不薙髮而隱居靈巖山，以此作為抗清的一種手段。而吳祖錫（1618-1679）則傾家結客，後三度入海寄寓南明政權藉而與清朝對抗。〈大錯和尚傳〉則寫早年為抗清事於唐王，後入桂王之下在相互背叛、猜忌的各方勢力中周旋，試圖維持南明政權的錢邦芑（1602-1673）。¹⁰⁸ 值得注意的是，此二篇傳記中皆帶出了南明政權的流轉與潮起潮落，以及張煌言與鄭成功聚兵海上而後又喪師南都的歷史。在對他們的書寫中，浮現了遺民命運的無奈與無能為力，形塑了不同樣貌並以不同方式，堅守內心亡明的群像。

而非楊賓友的篇章則包括〈大錯和尚傳〉、〈徐昭法吳稽田兩先生合傳〉、〈魏雪竇傳〉、〈祁奕喜李兼汝合傳〉四篇，皆上記明清之際有特殊作為的人們。包含徐枋明亡後不薙髮並隱居靈巖山、吳稽田與大錯和尚抗清並與南明政權交織的人物，魏雪竇、祁奕喜與李兼汝則與通海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值得更進一步探討楊賓來自上一代、以至來自於父親的遺民印象。楊賓他人傳記請參見《晞髮堂文集》，卷4，《楊賓集》，頁133-145。

¹⁰⁷ 清·楊賓：〈徐昭法吳稽田兩先生合傳〉，《晞髮堂文集》，卷4，《楊賓集》，頁143-144。

¹⁰⁸ 後唐王死，桂王立於廣西，是為永曆帝。後入黔，錢邦芑亦入黔事桂王。而此時孫可望為西南自稱「國主」，勢力之大。於順治六至八年間（1649-1651），南明政權派出錢邦芑與孫可望往來談判高達七次欲「合師剿寇」，最終仍失敗作結。後孫可望崛起並擊殺南明大學士三十人，派兵入貴川，最終順治八年四月（1651），永曆帝封孫可望為秦王，並依托於孫政權以維持南明。而孫可望與「兩蹶名王，天下震動」的李定國不合，最終造成了南明內鬨。順治十二年（1655）孫可望逼李定國甚，錢邦芑此年落髮為僧為大錯和尚藉以相拒孫可望，並暗暗聯絡孫可望底下諸將藉此幫助李定國勢力。最終於順治十三年（1656）李定國在白文選、劉文秀的配合下救出永曆帝至昆明，李定國與孫可望最終分裂。順治十四年（1657），孫可望率兵攻李定國，而最終孫可望部下倒戈，孫可望只能逃走後降清。順治十六年（1659）李定國敗於磨盤山，此年，錢邦芑復為僧。最終永曆帝於康熙元年（1662）被吳三桂絞殺於昆明，李定國亦聞訊悲憤而逝。詳見李洵、薛虹主編：《清代全史》，第2卷，頁130-152。

另外兩篇傳記，則是圍繞父親楊越與通海案的相關人士展開。〈魏雪竇傳〉與〈祁奕喜李兼汝合傳〉皆記與通海案相關者，¹⁰⁹ 其中〈祁奕喜李兼汝合傳〉更是為楊越一同流放者李兼汝、祁班孫所作。¹¹⁰ 值得注意的是，同流放寧古塔的吳兆騫（1631-1684）與楊越也頗有往來，¹¹¹ 吳兆騫自東北返回時楊賓作二首詩，其中〈吳漢槎先生自寧塔歸述兩大人起居書感〉（頁 21-22）一詩中可見楊越與吳兆騫在關外的相處情形，詩中「汝父出居土城外，論心夜夜入三更。有酒呼我醉，有茶呼我烹。」可見二人往來頻繁，於喝酒飲茶間暢談流放後無法排解的心事。而「患難之交能幾人，一日不見淚沾巾。自此卜築土城內，三年比屋情更真。」可見楊越與吳兆騫同居於塞外的緊密交往。然而楊賓卻未為吳兆騫寫傳，若楊賓作傳有其考量，大抵可推知係與遺民身份、通海案一事相關，透顯出楊賓所作這些傳記，實際是一道對於與父親一同抗清人士崇敬的關注目光。¹¹²

進一步查看這兩篇傳記，〈魏雪竇傳〉以魏耕為傳主，¹¹³ 前半篇幅聚焦於禹山的抗清團體的精神高昂，以及氣節之交的難能可貴，後半氣勢則因孔元章的告密急轉直下，文人集團中錢瞻伯（?-1662）、錢纘曾（?-1662）、潘廷聰（?-1662）與祁班孫或死或流放，並集中筆墨於通海案。〈祁奕喜李兼汝合傳〉以祁

¹⁰⁹ 同前註，頁 134-135。

¹¹⁰ 同前註，頁 139-140。

¹¹¹ 吳兆騫（1631-1684），字漢槎，江蘇吳江人。順治十四年中舉，後因涉丁酉科場案而遭戍寧古塔，居塞外 23 年，並於東北與張縉彥、方拱乾等人組成七子之會，是為東北文人聚會之首。後以〈長白山賦〉進獻康熙，其友顧貞觀請求明珠之子納蘭性德為其求情，並與徐乾學、徐元文等朝廷重臣納資贖回。其生平請參見楊家駱主編：《楊校標點本清史稿》，卷 484，頁 13337。

¹¹² 感謝審查人提醒楊賓作品曾大量散佚後，由諸家搜羅之殘稿重新校為文集與詩集，但仍有諸多作品在期間散逸不可再得，因而也不能排除楊賓曾為吳兆騫作傳卻散佚的可能性。

¹¹³ 魏耕，原名璧，字楚白，入清後改名為耕，號雪竇山人。明亡後為復明奔走，順治十六年被指通海案主謀因而下獄，後康熙元年被殺。參見清·楊賓：〈魏耕傳〉，《睇髮堂文集》，卷 4，《楊賓集》。

班孫與李兼汝為傳主，主要著墨通海案一事前後，大瓢山人所言「兩先生同里，同志，同結客，同難，同出塞，先後同歸。同匿於吳，又同卒於外。」¹¹⁴ 突出二人相近的理念與精神，而後又言二者有不同處，但他們皆跨越了這些不同，成為選擇相同命運之人。而楊越雖非傳主，卻仍可見參與其中的身影。若將兩篇對讀，可以發現兩篇皆集中描繪通海案前後，魏耕的篇章嘎然而止在通海案中的死亡，李兼汝與祁班孫則延續了生命流放至寧古塔，又逃離了此絕域。綜觀可見他們的生命圍繞於復明之事，楊賓更將此作為他們一生最值得著墨的事件，可見這些復明志士必須在死亡與流浪遷徙中選擇一條路徑，以作為遺民承擔的後果。

不只傳記，楊越因通海案流放東北的標誌性事件亦出現在楊賓的記文書寫中。如〈先府君補臂圖小像記〉中記錄楊越、李兼汝與祁班孫三人之間超乎生死的友誼，¹¹⁵ 此篇記文寫於楊越過世後，楊賓先由三人流放臨行前，由徐象九(?-?)所繪〈出塞圖〉回憶起，畫像中「李先生居中，先君在左，其先生在右。氈笠綴鶯翎，戒服靴褲，趺坐莎草中，指顧而笑，而先君以右臂勾李先生肩。」由衣著、姿態、笑貌留下宛若永恆的歡快的瞬間。接著書及壬子（康熙 11 年，1672）冬李兼汝與癸丑（康熙 12 年，1673）冬祁班孫的先後逝去，因而帶出出塞圖中祁班孫與李兼汝之像燃盡的意外，藉畫像之實隱喻三人精神之同在：

先君與兩先生同里，長同學，既而同急友朋之難。甚而至於囚首變服，同去故鄉，同走絕塞。則不特一時圖像之偶同，蓋其形體精神澆洽既久，實有若一本之不可剪，連理枝不可分者矣。

¹¹⁴ 清·楊賓：〈祁奕喜李兼汝合傳〉，《晞髮堂文集》，卷 4，《楊賓集》，頁 139-140。

¹¹⁵ 清·楊賓：〈先府君補臂圖小像記〉，《晞髮堂文集》，卷 6，《楊賓集》，頁 162-163。

其連用四個「同」字，生於同里，並做出通海案中相同的抉擇，以至必須共同離開故鄉前去東北，似乎如同那幅畫般，三人的命運被串連了起來成為共同體。此「同」又可與傳中大瓢山人所言相互對照，兩篇不同文體間，楊賓反覆以「同」將他們化為群體，串連他們的卻非無可奈何的命運，而是他們共同擁有的堅毅精神。文末則止於「月白風清，或當神遊故國，未必不與兩先生者同登會稽之山，同泛若耶之棹，連臂而嘯，并肩而歌。」的美好想像中，不論是「連臂而嘯，并肩而歌」以登會稽的景象，或是已然亡滅的「故國」皆為三人可望不可回的景象。而會稽具有更深層的意義，班孫家鄉位於山陰，當年他們齊會的場域禹山位於紹興城郊，即為古會稽、山陰之地。於此會稽之山便承載著復明志士激昂紛揚的記憶，更是他們想歸去的時光。當時間回到楊賓書寫的當下，三位曾為復明努力並有著相似命運的長者皆已逝去，一如亡明，皆成為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清史稿》中吳祖錫、徐枋與祁班孫兄弟皆置於遺逸傳，¹¹⁶遺逸傳所記皆為明末遺臣逸士，「皆大節凜然，足風後世者也」，雖「天命既定，遺臣逸士猶不惜九死一生以圖再造，及事不成，雖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終不少衰。」甚至亡國後數十年仍為明奔走的壯士。由此來看，楊賓選擇書寫應是因他們的遺民身份，他們或多或少與父親楊越及其經歷之事相互對照，藉由貼近書寫同歷通海案流放東北者，進一步建構楊越的生命經歷。而不論從家傳到對於遺民、涉通海案被流放者的傳記書寫，以至於記文所記，似乎都圍繞著一個核心：來自楊越的遺民姿態與影響。楊賓以二代的目光觀看並記錄上一代遺民，反覆書寫與當今清廷立場不一的政治案，體現他對於父親遺民身份的認同，也是對於自身遺民二代的身份認同。

¹¹⁶ 參見楊家駱主編：《楊校標點本清史稿》，卷 500，頁 13840；卷 501，頁 13864；卷 501，頁 13852。

雖然由相關書寫可知楊賓對遺民的關注，但他對於遺民群體的定位是基於個人抉擇的尊敬，而非對於前代的政治認同。觀察他於〈忠節錄序〉中對於殉節義士的態度：「一如讀前代亡國之史，止於掩卷涕泗、唏噓感歎而已。」可見其對於明亡與殉明之士的態度是感念淚流，加諸「先世既受培養之恩，殉節諸公又多同天共國」之語，¹¹⁷ 顯而易見楊賓對於殉節、遺民的關注與父親是有高度關聯。此外，文中楊賓梳理明朝滅亡緣由為「士大夫多務虛名而寡實用」，以及黨錮之禍留存的根本問題，可見明朝之亡有跡可循。而後論及「忠義之士能不惜其軀者，皆本之綱常廉恥」，可見楊賓將忠國之舉轉移到了個人性的道德層面討論，一定程度的將時代性問題剔除。

此外，亦可觀察其詩作中對於遺民的態度。從〈晞髮堂〉一詩中使用了南宋遺民謝翱的典故，¹¹⁸ 甚至在其詩、文集命名皆化用於此，楊賓許多其他作品中亦可見得其對謝翱的欣賞與認同。而〈鐵函齋〉¹¹⁹ 則用南宋遺民鄭思肖的典故，¹²⁰ 將自己的屋子命名再次與遺民節士連結，展現對於氣節的追求。¹²¹ 以此觀之，都可以發現楊賓對於節烈之士的尊敬，亦是對遺民崇敬的目光。但進一步觀察〈晞髮堂〉中所言「莫問前朝與後王，而今晞髮亦何妨。」¹²² 之語，似乎可見他消解了遺民志節的時代性，「前朝後王」一語泯除了對於明代忠節的政治

¹¹⁷ 清·楊賓：〈忠節錄序〉，《晞髮堂文集》，卷1，《楊賓集》，頁113-114。

¹¹⁸ 謝翱（1249-1295），字皋羽，號晞髮子，晚號宋累。生於南宋末年，曾參加文天祥軍隊，後文天祥就義，謝翱悲痛之際亦登西臺祭拜，作楚歌招魂，作〈登西臺慟哭記〉記之。亦著有《晞髮集》十卷、《晞髮遺集》二卷。生平見明·程敏政輯：《宋遺民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卷2-5，頁35-166。

¹¹⁹ 清·楊賓：〈鐵函齋〉，《晞髮堂詩集》，卷8，《楊賓集》，頁102。

¹²⁰ 鄭思肖（1241-1318），字憶翁，號所南。南宋之後改名為鄭思肖，其所南是指「以南為宋也」，思肖則是「思乎趙也」，可見其對故國之思。見明·程敏政輯：《宋遺民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卷13，頁333-349。

¹²¹ 參見孔德順對於〈晞髮堂〉、〈鐵函齋〉中展現楊賓的節士崇拜的分析與梳理，孔德順：《楊賓詩歌研究》，頁18-20。

¹²² 清·楊賓：〈晞髮堂〉，《晞髮堂詩集》，卷8，《楊賓集》，頁101。

性。而實際上於有清一代，對於志節的肯認普遍泛存於遺民、貳臣甚至清朝官員，¹²³ 並不侷限於單一身份，亦不能作為政治認同的判斷標準。由此觀之，可以梳理出楊賓雖對遺民志節肯定，也對父親的遺民抉擇認同，但本身對於明朝並沒有強烈的政治認同，而是消解了時代性與國家認同，對於「綱常廉恥」與「志節」此種個人抉擇的肯認與敬佩。

四、結語

時間最為公平，不論所為何人，時間一視同仁地逝去。對於明末清初的遺民，公平的時間卻最為殘酷，時間帶走亡明的存在卻更加底定大政權的佇立；時間帶走遺民對亡明的回望與傷痛並動搖存活人們心中的堅定；時間帶走力圖狂瀾重建碎沙般晚明的遺民，卻遺留下了一些關乎他們的力量，在下一代人的心中緩緩發芽。楊賓生於清朝，作為遺民之子從未經歷前朝，身處大清的他如何觀看亡明，又如何認同自己的身份？

通海案後年僅十三歲的楊賓被迫與父母分離，思親之情在日後的二十多年間從未減弱，卻總被事親與生計拖慢了前往東北的腳步，最終在四十歲這年，楊賓踏上了一條漫長而崎嶇的北向之路。沿路寒冷地凍而日光遭掩埋的漫漫行路間，死亡的恐懼與對父母的思念纏繞成路徑上最為鮮明的記號，經由實際經歷寒冷與苦痛的身體感官與心境，楊賓似乎更加靠近當年的楊越，以及選擇作為遺民所承擔的心事與命運。而沿路的遺跡不但見證歷史的記憶，亦召喚楊賓對於晚明的一再回望。可以發現楊賓對於明清交戰的古戰場、象徵大清崛起的瀋

¹²³ 參見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42-102。

陽、身著先朝服高麗人的觀看，但與祁班孫的詩作對讀，更體現了時間仍然沖淡歷史帶來的波瀾，遺民情志已然消失，留下了專於遺民二代的思明情懷。

抵達寧古塔後，楊賓的書寫不再纏繞著恐懼與憂愁，反而踏入了平和的生活感之中。楊賓筆下的東北之地不但物產豐富，並存在著人與廣闊的天際共構出和諧而逍遙的地方之感，藉由親歷此處，楊越二十多年來與故友笑淚相間的記憶、對於故鄉思念的苦澀，或者於東北推動文化教育的影響力皆化為楊賓的文字，暗暗訴說著這塊土地與楊越間的關係，並標示著寧古塔從「空間」成為屬於楊越的「地方」。而楊賓對楊越的記憶建構不止於此，在家傳書寫與傳、記書寫中都可發現楊賓反覆書寫通海案一事，其中顯現的不只是楊越堅毅的遺民樣貌，亦是對於晚明抗清的人們崇敬的目光。由此觀之，從寧古塔的诗文到傳、記書寫，都隱藏著楊賓構築楊越私人記憶的私心，並可窺見楊賓對父親遺民身份的認同。但同時，在父親被流放後失去家庭庇護的飄搖時期，其叔父楊懋經接下養育大事，並給予楊賓兄弟安穩的生活與良好的教育，似乎也揭示了遺民二代遭遇的生存問題，時常必需借助仕清力量，由此展演出遺民二代認同問題的紛雜。

總而言之，遺民二代的認同相當複雜。以楊賓為例，其認同組成來自多元影響，一部分成長於養育者叔父仕清的家庭中，一部分來自於帶有標誌性遺民身份的父親楊越，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明末清初、易代之際的特殊性刻畫於楊賓對於身份的認同中。首先，我們可以觀察到旅途中他對於明代歷史一再的回望與關懷，但也可以發現時間作用其中，相較遺民祁班孫較為強烈回望明朝的情懷來說，遺民二代展現的則是已被沖淡的「思明」情懷。其二，楊賓一方面於書寫中建構父親的遺民形象可見其肯認，但同時仕清養育者叔父的養育照護亦顯現了遺民家庭離散下生存的問題，由此突出遺民二代在繼承／認同遺民身份之際，生存問題往往與清朝之間有必然的衝突。最後，觀察楊賓對於遺民的書寫與

關注，不可否認楊賓對於遺民的肯認與對父親的認同，但楊賓更多的是對個人行為與道德的肯定，而非出於忠明的政治意識。總之，遺民是屬於父親楊越的命運，而下一代的楊賓有屬於自己的命運。時間過去，遺民情懷留下的只是思明，還有關於二代自己的課題。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晉·陳壽著，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 明·程敏政輯：《宋遺民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
- 清·方孝標，唐根生、李永生點校：《鈍齋詩選》，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
- 清·吳兆騫，清·戴梓著：《秋笳集·歸來草堂尺牘·耕烟草堂詩鈔》，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
- 清·祁班孫：《紫芝軒逸稿》，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9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清·程廷祚：《青溪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
- 清·楊賓著，柯玉春主編：《楊賓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2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並附編三種一》，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
- _____：《楊校標點本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_____：《新校本明史並附編六種一》，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卷》，第56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王世選修，梅文昭纂：《寧安縣誌》，收錄於《秋笳餘韻（外十八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李洵、薛虹主編：《清代全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
- 李興盛：《東北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 李興盛主編：《流寓文化中黑龍江山水名勝與軼聞遺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上海：商務印書館，2007年。
- _____：《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年。
-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葛兆光：《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趙園：《明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_____：《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作為一種現象的遺民》，桃園：昌明文化，2017年。
- 謝國楨：《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年。
- 〔美〕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

（二）單篇論文

- 王學玲：〈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之「絕域」紀遊〉，《漢學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255-288。DOI:10.6770/CS.200612.0255

- _____：〈從鼎革際遇重探：清出遣戍東北文士的出處認同〉，《淡江中文學報》第18期，2008年6月，頁185-224。DOI:10.6187/tkujcl.200806.18-8
- 何齡修：〈關於魏耕通海案的幾個問題〉，《文史哲》第2期，1993年2月，頁31-41。
- 曹淑娟：〈從自敘傳文看明代士人的生死書寫〉，收入《古典文學》第15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9月，頁205-243。
- _____：〈從寓山到寧古塔——祁班孫的空間體認與遺民心事〉，收入《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國家圖書館，2009年10月，頁31-74。
- 陳文石：〈明代衛所的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期，1977年2月，頁177-203。DOI:10.6355/BIHPAS.197706.0177
- 薛柏成：〈清人楊賓〈葉赫行〉詩的史料價值〉，《滿族研究》第2期，2000年6月，頁40-43。
- 嚴志雄：〈流放、邊界、他者——方孝標《東征雜詠》探析〉，《嶺南學報》13輯，2020年12月，頁127-144。

(三) 學位論文

- 孔德順：《楊賓詩歌研究》，浙江：浙江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 王忠濤：《楊賓《大瓢偶筆》研究》，吉林：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6年。
- 林慧英：《遺民之子的自我認同與建構——楊賓及其書寫探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 梁成：《楊賓《大瓢偶筆》與清初碑學關係》，江蘇：江蘇大學美術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